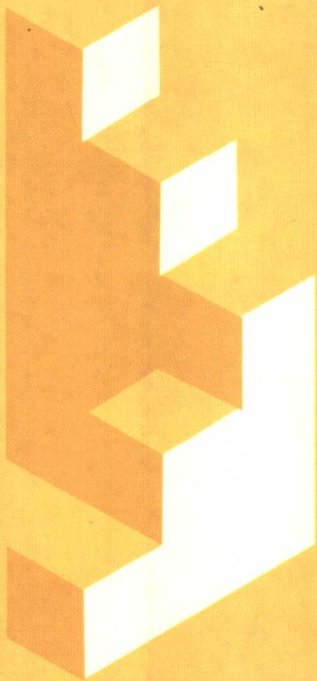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语言理解与认知

崔希亮◎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语言理解与认知

崔希亮◎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理解与认知/崔希亮著.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5619-1033-9

I. 语…

II. 崔…

III. 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7534 号

责任校对: 顾秀丽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http://www.blcup.com>

<http://www.blcu.edu.cn/cbs/index.htm>

印 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 数: 212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619-1033-9/H·01133

定 价: 18.50 元

发行部电话: 010-82303651 82303591

传真: 010-82303081

E-mail: fbx@blcu.edu.cn

内容提要

语言是如何表达思想的？人们的语言行为是怎么完成的？语言的编码和解码机制有没有认知上的动因？如果有，它们在语言的结构和意义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和影响？这些问题是本书讨论的问题。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功能主义与信息结构”主要讨论语用问题；第二章“语法的形式与意义”主要讨论结构和意义的问题；第三章“汉语语法的认知研究”主要探讨空间方位的认知问题；第四章“语法研究的方法和立场”主要探讨语法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问题。书中的大部分章节涉及汉语语法的个案分析，是对语言事实的微观考察。

在认识论方面，本书的研究是功能主义的而非形式主义的；在语言认知研究方面，本书采用的是语言学的方法而非心理学的方法；在具体操作层面，本书大多数问题和结论都是从语料出发的而非从理论出发的。

Abstract

How do people use languages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 How do they complete their speech acts? Are there cognitiv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coding and decoding mechanisms of human languages? If there are, what kind of manifestations and effects can these motivations generate in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a language? These are the issues discussed in this book.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I, Functionalism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focuses on pragmatics. Chapter II, Forms and Meanings of Grammar, discusses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language. Chapter III, Cognitive Studies of Chinese Grammar, explores the issue concerning the cognition of space and location. Chapter IV, as its title suggests, discusses "Methods and Standpoints in the Study of Grammar." Much of this book involves the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as a case study.

The author's position in epistemology is functionalist rather than formalist. In his research on language cognition, he takes a linguistic approach rather than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 developing most of the questions and conclusions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took actual language data, rather than theory, as his starting points.

序

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语言理解与认知》，是崔希亮对自己这十多年来所从事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小结。他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探求、解释汉语语句的信息结构以及我们用汉语进行交际过程中编码、解码的规律和制约因素。书中有关“连”字句、“把”字句、“在”字结构、人称代词修饰名词时“的”的隐现以及现代汉语中并列双音词和四字格的分析研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本书的书名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定的。

崔希亮这十多年来，在语言理解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为同行所公认。拿“连”字句来说，以往已有很多研究，其中有些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譬如说，“连”字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连”字句到底表示什么语法意义？有人说“表示强调”；有人说“表示递进”；有人说“表示极言其甚”；有人说用以“标举极端事例”；有人说“表示隐含比较”；有人说“表示提顿与夸张”；有人说“表示连接”。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崔希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理解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细致分析了“连”字句的信息结构，指出“连”字句进入交际就将获得并有可能表示四种信息——基本信息、附带信息、隐含信息、推断信息。这里不妨以“那小伙子连小学都没有上过”为例来做说明。这个“连”字句传递了这样四种信息：

基本信息：那小伙子没有上过小学。

隐含信息：从情理上说，作为一个小伙子起码应该上过小学，因为小学是最初级的教育。

附带信息：作为一个小伙子而没有上过小学，这不合常情。

推断信息：那小伙子更不可能上过中学、大学 / 那小伙子没有文化 / 那小伙子不适合当领导 /……

基本信息，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基本事实(真或假)；隐含信息和附带信息，反映了现实世界的一种常理、常情；推断信息往往是说话人的用意焦点。当“连”字句式跟别的句式搭配使用时便会随着不同的上下文而突出表示某一方面的信息。请看：

- (1) 那小伙子没上过学，连小学都没有上过。
- (2) 那小伙子不但中学没有上过，连小学都没有上过。
- (3) 连那小伙子都没有上过学，更不用说女孩子了。

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就例(1)、(2)、(3)来说，似乎可以认为，例(1)似表示强调，例(2)似表示递进，例(3)似表示比较。这些看法我们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但都有点随文释义，而目前有不少人正是这样来看待“连”字句的。我们不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对，但这些看法多少有点儿像“瞎子摸象”。从某个角度来说，科学研究就有点儿像瞎子摸象，谁也没有本领把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外部联系一下子看得很准、很清楚。摸着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耳朵的，说大象像把大蒲扇；摸着身体的，说大象像垛墙。你可以说他们各自的说法都不对，但你得承认这里边的每一种说法都有它部分合理的因素。如果能把这种种说法整合在一起，就会获得有关大象的更符合客观真实的看法。上面所介绍的以往关于“连”字句的各种看法，就如同“瞎子摸象”所说的情况。现在崔希亮的分析，我不敢说他把“大象”是个什么样的动物都说准了，但应该说他从语言理解的角度对“连”字句所做的信息结构分析，显然比以往的一些看法要站得高些，更具概括性，更有深度；当然我们不能说他的分析已经到了顶了。

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崔希亮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是很有用的。“连”字句的信息结构分析，就很有助于“连”字句的教学——不是说要在教学中把崔希亮有关“连”字

句的信息结构分析倾盆大雨似地在一两堂课上都教给留学生，而是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如果学习、掌握了他关于“连”字句的分析，在自己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起“连”字句来，我想就会比较自由。

求实，是崔希亮学风的一个特点。读者阅读本书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书中谈论“连”字句、“把”字句、“在”字结构、人称代词修饰名词时“的”的隐现以及现代汉语中并列双音词和四字格，崔希亮都以大量确凿的统计数字来做说明；书中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研究结论的说明，也都借助于大量确凿的统计数字。他书中的这些统计数字，无论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来说，还是对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专家来说，我想都很有参考价值。

崔希亮书中也存在着一些缺憾与不足。最明显的是第四章第一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从全文内容看，这是借着对《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 15 年里所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文章的小结，对那 15 年国内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从当时来说，这篇总结还是写得不错的。但是如今它不是作为论文集中的过去发表的一篇文章，而是作为《语言理解与认知》一书中的一节来与读者见面，就有些不合适了。因为从 1993 年至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又有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此外，本书在文字表述上，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推敲、斟酌的地方。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白玉无瑕的著作，世上是没有的。本书虽然存在着上面所说的缺憾与不足，但无论对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是为序。

陆俭明

2001 年 12 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功能主义与信息结构	(1)
第一节	语言交际能力与话语的会话含义	(1)
第二节	话语的潜台词与交际策略	(17)
第三节	“连”字句的语用分析	(23)
第四节	“连”字句的多重语言信息	(42)
第五节	从“连……也/都……”结构看语言 中的关联	(54)
第二章	语法的形式和意义	(66)
第一节	并列式双音词的结构模式	(66)
第二节	汉语四字格的平起仄收势——统计及 分析	(81)
第三节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时“的”字隐现 问题	(90)
第四节	“把”字句和“将”字句	(102)
第五节	“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	(120)
第六节	动词的语义、配价及论元之关系考察	(136)
第三章	汉语语法的认知研究	(172)
第一节	空间方位关系及其泛化形式的 认知解释	(172)
第二节	“在”与空间方位场景的句法表现和 语义映射	(188)

第三节	空间方位关系的类型学考察	(209)
第四节	汉语空间方位场景的态与论元的 凸显	(226)
第五节	汉语方位结构“在……里”的 认知考察	(243)
第四章	语法研究的方法和立场	(263)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立场和方法	(263)
第二节	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接口	(277)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	(293)
参考文献	(318)
后记	(325)

第一章 功能主义与信息结构

第一节 语言交际能力与话语的会话含义

1.1 引言

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个大的门类。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规划、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就是语言教学问题。而语言教学不能不关心语言能力问题。

语言教学包含许多可变因素，如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学法、教材设计、培养目标以及教学手段等。在教学实践中，这些因素可以随时调整。但是有两个原则是不会变的：一是语言教学不应该离开对语言的分析。离开了深入细致的语言分析，语言教学就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个原则是对学习者来说，语言交际能力的高低是评价学习成败的重要标准。因为不管抱着什么目的，学习一种语言就是要利用它来进行交际。交际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它既是学习者的成绩单，又是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的阶梯。而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又必须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当然，语言分析有许多方法和手段，我们认为语用学(pragmatics)的方法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手段在语言教学中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点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套形式体系，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套意义体系,而形式和意义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都关心意义问题,可以这么说,语义学所做的工作是对语言符号的意义进行刻画,包括符号本身的意义和符号组合的意义(G. Yule, 1985),这里的意义指的通常是符号的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而语用学所做的工作是对说话人的意思进行刻画,这里的“意思”指的是话语的含义(implications)。对会话含义的预测和理解是语言交际中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有文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语言交际能力涉及到言语对策能力,而言语对策必须以说话人的会话含义为根据。因此,话语分析的结果对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是会有帮助的。

1.2 语言交际能力

1.2.1 简单回顾

语言交际能力是一项综合能力,涉及到语言交际的好多方面。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一些论者对交际能力问题有过讨论。语言能力不等于语言交际能力(Petr Sgall 等,1986)。语言能力指的是语言结构方面的能力:如语音结构能力、词汇结构能力和句法结构能力。语言交际能力指的是运用语言的能力,包括篇章修辞能力(textual rhetoric capacity)和人际修辞能力(interpersonal rhetoric capacity)(Leech,1983)。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是怎样相互理解的(邢公畹,1986)? 有哪些语义的和语用的问题(常敬宇,1986,1990)? 交际中有哪些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张占一,1990)? 关于语言交际能力和语言教学的关系也有人曾经论及(盛炎,1990; 卞觉非,1990; 于丛杨,1990)。以上这些研究都富于启发性,大家都认为交际能力是一项重要指标。但是交际能力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怎样才能提高交际能力,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确还有讨论的必要,而且应该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

1.2.2 讲、述、谈、说

语言交际行为(speech act)包括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反映在教学安排上,一是听说,一是写作,合起来称作听说读写训练。口头交际虽然说的都是跟说话有关系的事,但是说话跟说话之间还是有分别的。我们把口头交际行为分为讲、述、谈、说四种。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分别常常可以在语言结构这个层面上体现出来。有人(Dirven, Goosens, Putseys and Vorlat, 1982)曾经对英语的 speak, tell, talk 和 say 进行分析,指出了这四种口头交际行为之间的差别。这项研究还特别考察了 speak, tell, talk 和 say 在交际中的具体情况,并对它们进行了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分析。

讲是正式的口头交际行为。一般来说,讲是有准备的。而且,讲通常是有听众的。但是在讲的过程中一切起承转合都要讲话人自己控制,不像谈话时有谈话对手的言语暗示或者帮腔儿。讲的能力是成篇表达的能力。比如演讲、讲课、做报告、新闻发布等等都是正式的成篇发言,话语片段之间有很多联系和照应(coherence and anaphor)。可以说,讲的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最高层次。

述是陈述、复述。述的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说话人只需要把一件事或者一个道理陈述清楚、明白,把必要的信息传达出来。复述训练是培养陈述能力的好方法。

谈是谈话、对话。它是口语交际的第三个层次,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层次。因为谈中可以有讲、有述、有说。在谈中,存在着交际双方,且双方不断地变换角色。谈话是一门艺术,同样的意思有的人谈起来娓娓动听,有的人谈起来则味同嚼蜡,就是因为不懂谈话技巧或者误解了对方的会话含义而使谈话过程进行得不顺利,或者是双方感到话不投机,出现冷场。俗话说“见什么

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以理解为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和谈话场合调整谈话的话题和交际方式,包括内容、风格、语音语调、仪态等。俗语还有“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的说法,就是说会话重在揣摩对方的潜台词,即会话含义。潜台词正是我们所关心的语用问题。

说是一般的口语表达。是口语交际的第四个层次。说可以是简单的重复,也可以是个人独白。说与讲、述、谈的主要区别是讲、述、谈都是有听话人的,是双向的交际行为;说却不一定非有听众不可。说是个人的言语行为,你可以不断地重复“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讲、述、谈却不能这样。说可以说自己的话,也可以说别人的话;可以说给别人听,也可以说给自己听。

平时不管是讲、述,还是谈、说,我们一概称之为说话。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形式有时是不能放到讲话中去的,反之亦然。因此在语言分析或者言语训练中有时要区分不同的口语层次。语言能力的培养应该考虑到不同的言语行为。

1.2.3 言语对策能力

语言能力与言语对策能力直接相关。所谓言语对策能力就是较集中的言语技巧,如说明、解释、婉曲、重复、擒纵、转折、穿插、停顿、暗示、开头、结尾、转移话题、铺垫、口头禅等等。言语对策能力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但这还只是就表达方面说的,是说话人中心论(speaker-oriented)。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言语对策能力还应该包括对对方话语的理解能力和预测能力,如把握对方的谈话要点、及时归纳分析、准确猜测未说出的内容、领会会话含义等等。在言语行为中,表达和理解是相辅相成的。交际活动瞬息万变,而且又多有外界干扰,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谈话要点、正确领会对方的潜台词,谈话就很难顺利进行,不是谈不下去就是无法收缰。下面是

一位外国学生和一位中国老师的对话,我们在引用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1) 学生:(上午10点,上课前在从教室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正要去上课的老师)马老师!马老师!我病啦。(潜台词:我不能上您的课了)

老师:(怀疑地)阿里,你又病了?(暗示:这不是第一次了)

学生:对。天气不好。(不好意思地笑笑)

老师:(关切地)是感冒吗?

学生:对对对。(急着离开,但不好意思马上就走)

老师:那就好好休息吧!(暗示:就谈到这里吧)

学生:老师对不起……(会话含义模糊:对不起,我又缺课了/对不起,我还没说完)

老师:(回头)嗯?还有事吗?(会话含义:我要上课去了,有事请快说)

学生:啊?没有没有。老师再见!

这段对话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问题。阿里想赶快离开,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结束谈话,老师的言语暗示他没有领会;老师也急于离开,因为上课时间就要到了,但是阿里的“老师对不起”把他引到了错误的路上去了,他以为阿里又开始了新的话题。第三天上课时马老师又见到了阿里:

(2) 老师:(关切地)阿里,好点儿了吗?

阿里:(忘了生病的事,茫然地)什么?

老师:(放慢语速)你身体好点儿了吗?

阿里:谢谢,我很好。你怎么样?(把老师的关切当成了礼节性问候)

老师:(奇怪地)我当然很好!

阿里:(突然记起来了,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不错。

(会话含义:不谈这个话题了)

老师:(不满)是啊,所以你来上课了。(讽刺)

阿里:老师,今天讲新课吗?(想改变话题)

老师:讲。(不愿意多谈了)

阿里:老师,您理发了?(没话找话)

老师:是的。(暗示:想结束谈话)

阿里:老师看起来又年轻又漂亮。(恭维)

老师:(笑)你真调皮。

这一段对话也有许多交际对策。阿里上一次不上课的借口是生病,可是当老师问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他意识到自己出了漏洞以后马上想转移话题。这时对话双方都心照不宣。

言语对策能力还包括预测能力。听了上句基本上能猜到下句。因为语言中充满了大量的冗余信息(redundancy),所以猜起来并不十分困难。预测主要是对话语会话含义的预测。因为在汉语表达中,重要信息往往被放在话语的末尾,在说出主要信息之前一般都有铺垫或前奏。例如:

- (3) 范小姐对学校派别毫无兴趣,只觉得对孙小姐还有攻击的义务:“学校里闹党派,真没意思(铺垫)。孙小姐人是顶好的(前奏),就是太邈邈,满房间里都是她的东西(主要信息)——呃,赵先生,对不起,我忘掉她是你的侄女儿。”羞缩无以自容地笑。(钱钟书《围城》P.250)

当听话人听到“孙小姐人是顶好的”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下面肯定隐藏着一个转折,下面要说出来的话才是说话人话语安排的主要信息,听话人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当然也有猜错的时候。例如:

(4) 张三:那个人真是……(个小气鬼)

李四:你怎么……

张三:你别误会,我不是背后说他坏话。上次他请我吃饭,还是我掏的钱……

李四:我是说你怎么认识他的?

李四猜中了张三的后半段话,但是张三没有猜对李四的后半段话,所以才有了那么一段没有意义的表白。那么,话语的会话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1.3 话语的会话含义

1.3.1 会话含义的界定

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语用学术语,它与预设(presupposition)、蕴含(entailment)、推断(inference)一样,都跟话语的表达和理解有关。话语的会话含义是规约意义之外的意义,属于交际中的“言外之意”。它是说话人着意突出出来的信息,也是说话人的意旨(崔希亮,1990)。话语交际有三个基本要素:即说话者(S),听话者(H),以及交际的背景知识(K)。在S、H与K三者中,K是个变量,属于语境范畴。会话含义的传达和理解必须依赖语境和合作原则(CP)。在K不变的情况下,S要把会话含义I传达给听话人H必须有三个步骤:

① S说P;

② S不说Q;

③ S意在通过说P而传达Q意。

P是话语的规约意义,Q是话语的会话含义(Grice,1975)。例如:

(5) a:你带钱了吗?

b:我想向你借些钱用。